

## 心头无闲事，人间好时节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199801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1199801>.

Rating:	<a href="#">Not Rated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King Wu of Zhou  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, 发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King Wu of Zhou   Ji Fa, 殷郊, 姬发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穷鬼au</a> , <a href="#">平常心即是自自然然一无造作</a> , <a href="#">了无是非舍取</a> , <a href="#">只管行住坐卧</a> , <a href="#">应机接物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1 of <a href="#">穷鬼一对</a>
Stats:	Published: 2023-10-29 Words: 6,429 Chapters: 4/?

## 心头无闲事，人间好时节

by [QuinnPB](#)

### Summary

最近在微博发的一些，大致整理  
多动症穷鬼发哥搭配社畜穷鬼殷郊一枚

### Notes

只是重新遇见，不算破镜重圆，所以没有准确的固定时间顺序～想到哪写到哪

## 发哥大战厨房

下午四点，发哥提前散班，路过菜市，信誓旦旦说做爱心鸡汤。殷郊正开会，等看见消息已经迟了，制止不能，提心吊胆到五点半挤地铁回家，刚下车找回信号，新的推送提示：锅裂了。配了一张陶锅缝隙的照片，殷郊安慰：反正那锅买回来也没怎么用过，鸡没事吧？

发哥一句“不过我没事”正在对话框里没发送，看到这百感交集，默默删了。把倒霉鸡从水池里捡回来，换电饭煲，发现是一人食锅，塞不下，再换菜板剁。殷郊回来检查战况，电饭煲好像定时炸弹，厨房尸横遍野、满目疮痍，菜刀还多出一道豁口，发哥正在门口的矮脚凳喘气，殷郊说：唉，你折腾完了就出去吧，我收拾收拾。发哥磨磨叽叽不乐意出去，嘴上还要进行技术总结：做饭怎么这么累？殷郊冷笑道：不让你吃几次苦你是不知道国企食堂的好的。

过了会殷郊端汤出来，跟发哥尝了，意外还不错。发哥说是郊妙手回春，殷郊说还是你珠玉在前，不过点到为止，以后不要背着我做高难度的菜，家里没锅给你乱造了。发哥羞羞，说好，埋头苦喝，殷郊趁机去厨房把食堂打包鸡汤的盒子和饭锅里的鸡肉尸块扔了，为自己的远见感到欣慰。

发哥在客厅把鸡捞出来留给殷郊，当然，碗里没有一块是他出神入化的刀法剁的，这不是他的那锅倒霉汤。于是他在客厅里一个人喝汤时默默地想：在他们分开的这几年，殷郊是怎么从一个房地产集团的继承人慢慢变成现在这样的呢？

## 洄，溯（上）

殷郊下午遛弯回来，姬发翘着腿在殿门口的台阶上等他，二流子似的，形象不雅，十分有损天子形象。

太阳下去有一会了，天是蓝紫的。殷郊过去，看姬发都快睡歪倒了，给他一脚，姬发一激灵弹起上半身，殷郊立刻伸出手给他看。

掌心冻得通红，指弯里的纹干的厉害，一道道都绷开了，这会儿正回温，又发烫。姬发顺着手腕往上看，殷郊脸颊也红通通的——小时候他们去偷太子妃的红鸡蛋吃，崇应彪这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一把撞倒染色碟子，苏木汁溅了一脸，染料擦不干净，他们仨正好被一网打尽，那时殷郊脸上就是这种红晕。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，他把这双手搂进袖子里，问殷郊上哪儿玩去了。

“雪山。”

“这是冷风吹的？”

殷郊摇摇头，在他面前蹲下，坏笑着把冰凉的手往他的朝服内层的袖子里塞。

姬发冷不丁被他攥着两截手肘，鼻子眼都皱成一团，哆嗦道：“我就算是个火炉子，也有被折腾熄火的一天。”

“那我从昆仑偷点神仙炼的炭，给你续上。”

姬发刚松开的眉头顿时又挤在一块，愁眉苦脸道：“从前都是我们带你偷鸡摸狗，没想到你现在还上瘾了，这罪过怎么说呢？”

殷郊不理他，继续说：“我今天去的雪山不一样。”

姬发应了一声。

“我在云上飘，突然看见片金色的山头，我想又没到昆仑，哪来这么亮的山？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座雪山，太阳正落在山尖上，跟鍍金似的，又像着火了，日光粼粼，好难得的景。我绕着那地方转了圈，原来只有它一座这样。有些矮了，太阳照不到，还有太高的，只晒到半截山窝。”

“书上是说日照金山，想来就是这样。”

“我想也是。我在云头看着，突然想起这样的山昆仑也有许多，只是天色太好，日光落下来整排山都亮了，还五颜六色的，反而不如这个好看。”

姬发没忍住乐了，搓着他手笑：“原来在昆仑不敢说这些话，是都攒到我这来说了。”

殷郊松了松腿，附和道：“可不是，天下也找不到比你更爱听这些话的人了。”

“那你多跟我说说，”姬发把他手心翻出来，“这是怎么冻的？”

殷郊也笑笑：“原先是快说到这了，现在不想讲了。天子能说会道，你说吧。”

“那我猜猜，”姬发摸摸他的指节，又翻开袖口看了看，慢吞吞道，“我猜嘛，你走到那山头上，发现地上的景反倒不如云头好看，可又舍不得走，就抓了把晒过的雪在手里。回来路上风大，雪都化成了水，再被吹干，就冻成这样，是不是？”

殷郊低头看着手指不说话，姬发放慢声调：

“镐京没有雪山，我见不到日照金山。不过人间的美景总像镜花水月，转瞬即逝，不宜近观，我猜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十之八九，”殷郊抬起手动了动，“这么多都是对的，就是漏了一点。”

他并肩坐到台阶上，姬发谦虚道：“人无完人。”

“我是高看了自己，总想着遁快一些，赶在太阳下山前回家来，”殷郊吁气，“没想到我平时跟你呆久了，手也这么热，也没想到这雪在山上冻得抠不动，这会化得这样快，还没想到我道行太浅，根本追不上太阳，落地时什么都没了。”

天更暗了，宫人不敢走近点灯，姬发越发肆无忌惮，贴着他耳朵说：“脸上倒还留了点风晕，这个少见，我看也不是一无所获。”

他挨近了，坐没坐相，殷郊推了一把，有些惋惜：“我是想带点雪回来，赶着太阳下山，余

光一照，让你也见见。”

他想想又说：“见不着就算了，没有雪山，在这好歹还能看见落日。”

姬发腿伸到一半，听到这，态度诚恳：“其实刚刚等你时候睡过去了，也没见着今晚的太阳。”

“你这样还能看到什么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，”姬发捋顺了袖口，“一抬头就看你回来了，还以为做梦呢。”

“是我。空手出门，总想给你带点什么，转了一圈，又空着回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我们再去一趟吧。”

“下月？”殷郊把他从地上拉起来，“都病得站不起来了，怎么还想着乱跑？”

“好久没出去遛过雪龙驹，厩里都被它踢出坑了。”

“那等好点再去吧，山脚风大，等五月回暖，那会差不多。”

姬发忍不住唉声叹气：“这才三月，怎么这样久。”

殷郊看着他，话在嘴里转了两圈，没说出来。

他们走到檐下，姬发转而又笑：“原来说好事多磨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殷郊点点头，说：“是这个道理。”

# 发哥大战容貌焦虑

## 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姬发最近在篮球场认识了新球友，本地大学生，比他小十来岁，也是e人。打完他们偶尔去隔壁小吃街搭饭，球友拿出手机，架在调料罐前开始追剧。姬发好奇，问看什么，球友难得羞涩，说是女朋友的命令。姬发拿出人到中年的逼婚气势，搂着他肩膀逼问，球友只好转过屏幕带他一起看。

姬发低头看，古装戏，一群女人坐成个圈，中间是个老皇帝，一群人阴阳怪气，唇枪舌剑，刀光剑影，十分凶险。

打球消耗大，平时他俩吃得都快，今天难得慢，吃完满头大汗，都是看剧紧张出来的。因为是傍晚，店里人流大，他俩再挤下去就对老板不太礼貌了，球友提议把链接发给他回去看。

当天洗完澡，姬发怀着神圣的心情点开球友的秘密资源，热心球友还提供了会员，姬发趁殷郊出差，大看特看，两天没有出门。等第三天殷郊回家，他已追完一轮，内心澎湃，但脸上并无异样。

晚上殷郊在床边刷手机，姬发躺在边上，欲言又止，几次三番，最后实在忍不住伸手，轻轻摸了摸殷郊的头发。

“干嘛？”

“我本来想摸一摸你的卷毛，”姬发夹了夹嗓子，“却只摸到你冰凉……”

“你看甄嬛传了？”殷郊扭头问他。

“你也看过？”

“看过，我同事爱看，以前带我一起看。”

姬发蹭蹭挤到他身边问：“那你陪不陪我看？”

殷郊看看他，说不干，看起来耽误事。

姬发抱着他摇呀摇，殷郊被摇烦，就说：“我不爱看这部，我爱看另一个。”

姬发问哪个，殷郊说是如懿传。姬发还想问，殷郊就说，这个是讲，小时候就在一起的人到了中年，熬不下去，离婚了，兰因絮果，你不爱看。

姬发搜介绍看，一边划一边贴着耳朵问：“那你怎么爱看？”

殷郊眯眼想了会儿，也低头贴着他说：“嗯，那里面的皇帝长得顺眼多了，我不爱看老头。”

发哥大惊，打开前置左顾右盼，十级警报。

殷郊顿时发出了凉飕飕的狂笑。

## Chapter End Notes

请看发哥玉照：

<https://i.postimg.cc/g09fjBJN/image.png>

有关两部电视剧：发哥觉得甄嬛传好看，因为他看见皇帝对初恋情深不渝；殷郊喜欢如懿传，因为他看见年少情深，红荔青樱。发哥替如懿感到不值，殷郊同情甄嬛痛失所爱；发哥觉得自己肯定比乾隆强，殷郊觉得自己不会轮到如懿的下场，所以他俩看见的都是自己想看的東西



# 吵架！

## 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悲剧的内核是喜剧。

穷鬼一则：

他跟姬发吵架了。

其实只是买抽纸这样的事。他几天前就提过一嘴：家里的纸快用完了，姬发说好。睡前他又说一次，姬发叼着牙刷在镜子前吐泡泡，点头，像听进去了；第二天上班时姬发发照片问买哪种留香珠，他想既然都去超市了，就没再提纸的事。当晚橱柜依旧是空的，姬发正坐在床角把晾干的衣服翻过来，他问，姬发漫不经心地说忘了，那好，明天再去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二十二点，家里最后的卷纸也耗尽，餐桌上空出一块，他左右找不到能摆上去备用擦手的東西，突然开始焦虑。

他问：纸呢？

姬发说：我又忘了。

他问：你今天去超市了吗？

姬发说：没去。

姬发扭头时还在笑，不知道是觉得他小题大做笑，还是在手机上看了什么推送。一撮火苗突然从他胸隙里蹿出来：笑，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姬发怎么还笑得出来？知错不改，还敢嬉皮笑脸。他好几年都没有这样怒从心起，一时甚至有点记不清该怎样生气。

他盯着姬发，好一会儿，才慢慢想起该说什么。

“你为什么不去？”

姬发眼尾的笑消失了。

“桌上还有卷纸。”

“那是最后一卷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那点火星突然就冒到了他的头顶。他脑子开始嗡嗡作响，是呀，洗护用品明明就在卫生纸隔壁，那家超市他闭着眼都能记得路，昨天姬发怎么会忘了？

他盯着姬发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还不买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姬发说完又低头翻看手机，像在回消息。他站在桌子对面，等姬发再抬起头，他绷着下巴问：“你不知道？”

他没忍住笑了。他福至心灵，理解了妈妈从前和殷寿吵架为什么会摔出一地碎片。有研究说，这种冲动，可能暗示着隐性的暴力因子。如果妈妈有这样的基因，他一定也有。他扫视桌面，托姬发的福，空空如也，连块桌布也没有——诚然这跟姬发没有关系，过去一个人时他住怕弄脏了要洗。最近趁手的東西也要往沙发那走。他顿时有些庆幸，因为他的血脉在觉醒，他怕克制不住自己想砸姬发的冲动。

“你在这住了五个月，姬发，你是从来没有用过纸吗？你为什么不知道？”他缓缓问，“你不知道？姬发，正好，你再看一眼手机，翻翻聊天记录，我跟你说过几次？你昨天去了超市，你就站在抽纸对面，你为什么不买？姬发，你到底有没有——”

姬发看着他说：“我昨天确实忘了。”

姬发安静地看着他。在过去，很久以前，大概七八年前，伯邑考刚出事的那几个月，他俩还用不着为袋抽纸吵架，他一度害怕被这样的目光注视。姬发的眼睛很黑，看向他时炯炯有神，像金属的反光。可又有点太黑了，他看不见底，心里也没底——他知道姬发想带他走，他放不下妈妈的事，无法回应姬发投来的期待，所以害怕。

时过境迁，这几年他长进不少，俗话说光脚不怕穿鞋的，他现在没有负担，姬发再盯再瞪他也毫无波澜。他正在气头上，什么也拦不住他，他狠狠地翻眼眦回去。

“那今天呢？”他抱起胳膊，“今天你找什么理由？”

“我不想出门。”

他从嗓子眼憋出一声冷笑：“好，那明天呢？明天没纸了怎么办？”

姬发不说话，在手里转手机。

沉默时，屋内的氛围到达了一种诡异的和谐。他瞬间也有些怀疑：难道姬发真的忘了？是不是他小题大做？这件事根本不值一提，姬发根本没有理由骗自己——姬发会骗自己吗？他们有七年没再见过，姬发变了，可到底变了多少？姬发生病确诊了，姬发是不是……姬发会不会是病症发作了？

他问：“你这两天吃药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”姬发站起来，一时也不知道往哪走，“药吃完了。”

他顿时感觉喉咙里有团气哽住了，火卡在嗓子眼里，他是一条哑火的龙。他深吸气，再吐出，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、陌生，好像猫在塑料上乱挠。

“你是因为这个忘了吗？”

姬发抬起眼皮，投来奇怪的目光，说不是。

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殷郊放轻了语调，慢慢问他，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故意又在跟我犯拐？姬发，说实话。”

“我不是故意，”姬发也开始焦虑，他来回挪两步，客厅就那么点大，最后又坐下，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是吗？”殷郊把手放到桌面上，“那你就去找医生，去开药，不要再拖了。”

姬发大概是有话要说的，可嘴张了两次，都没能说出来。他们挨得很近，他能看见姬发眼里闪着零星他熟悉的光。他还想再讲点什么，可姬发噌一下站起，撑着桌子，伸头朝他压过来——他甚至以为姬发要动手，下意识绷紧后颈。

姬发抵在他前面，眼神就此凝固了，视线缓慢地上移，扫过他整张脸，最后，字从牙缝里挨个进出：

“我不想去。”

“你凭什么不想去？”

殷郊几乎脱口而出。

“你不想去？你多大了？你还以为自己还是小孩吗，姬发？生病了不想吃药就把药藏起来，觉得发病也没什么，大不了闹脾气、也有人惯着你？姬发，你都三十多岁了，过完节四舍五入四十了，你凭什么还敢这样闹？”

他一口气说了，没想到越说越快，只好停下来匀气。姬发还支在原地瞪他，跟条护食的倔狗似的，看得他气不打一出来。

“你还清楚自己是谁吗？你敢不敢走到镜子前去照照你那张脸？问一问自己到底为什么没去买纸？你还好意思生气，姬发，你病了！你确诊了！你是病人！现在不是过去了，你犯犟、你在跟谁犯？你想躲，想逃，那些事躲有用吗？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用不着风吹，早都散了。你能永远跟个小孩似的躲着不走出来吗？这会问什么你都不知道，做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少操我一下？都快半年了，买纸怎么了？你到底有没有把这当成家——”他说到这也忍不住哽了一下，“你是不是还想着要走？”

“我没有，”姬发突然抬头，他绷得很紧，左脸的肌肉微微颤抖，“我不想再走了。”

他说完，又塌下肩说：“除非你赶我走。”

殷郊咬牙切齿，一天内姬发让他同时体会了气的两种境界：他先被气笑了，又被气得想哭，他被气得思路清晰口齿伶俐，打鸡血似的说了一通，把平时攒着写报告的才思全都提前敏捷了，姬发还好意思说“除非”。

“我赶你？我有这个能力吗？”他哼了一声，“一包纸都请不动你，我赶得动吗？”

他没说完，姬发突然闷头朝门口走去，换鞋，拿外套，开门，一气呵成。

“你干嘛？”他有些慌张。

“买纸。”

“超市九点半就下班了。”

“那我出去。”姬发说着往门外走。



“姬发！”他情急，先给了桌子一巴掌，“我管你又发什么疯，你现在要是敢出去，今晚就别回来了！”

这话听着很滑稽，好像八点档奇怪配音肥皂剧里的常驻台词。他说完也在内心默默鄙夷自己。不想姬发听了，真把跨出门的腿缩了回来。

他立刻撇着嘴说：“明早超市一开门你就去买。”

姬发说：好。说着从鞋柜上顺手摸了点什么放进口袋。他俩遥遥相望，相对无言，穿堂风从门外往屋里灌，吹乱了姬发的头发，刮得他脚踝冰凉。他恶狠狠地盯着姬发，从眉眼中领会到一丝不详的预感。

“行，现在我去干男人生气该干的事了。”姬发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出了门，顺手带上了门。他目瞪口呆，感觉自己从喷火龙骤然变成了根烟囡，笃笃冒烟。指纹锁上锁的提示音惊醒了他——现在快十点半了，说迟不迟，说早不早，姬发能跑到哪去？老杨？教授？他那个老板？还是找哪吒？他走进厕所里抄水洗脸，意外发现自己根本用不着降温，姬发一走，他手和脚都是冰凉的。他抬起眼看镜子，也吓了一跳：凶神恶煞、面目可憎，三白外露，翻不回去，眼眶也是红的。唉，也难怪姬发要走，他这样谁还在家里待得下去？谁看了不以为是他把姬发逼走了？他不光气，心里还有点委屈，在镜子前打了个隔，使劲眨眼，眼皮褶子都肿得快看不见了，结果挤不出半滴眼泪，嘴角还有残余的冷笑。原来他根本没想哭，气，纯粹的憋屈，他想：好，他倒要看看，这个点谁还要姬发？

他从厕所里拎了袋垃圾出来，没纸擦水，袋子都湿漉漉的，有点黏手。他走到门口，低头扫了眼置物盒——车钥匙、打火机、避孕套都还在，剩下的是牙线、各种糖、烟、维生素、三颗纽扣、创口贴、十几个硬币、指甲剪，和其他一堆有的没的。乱，什么都有，他看了就烦，反手甩上门出去。

等电梯时他又想：钥匙都在，那姬发刚刚从这拿了什么？姬发去哪了？不会发短信就是在说这件事吧？好呀，他恍然大悟，难怪姬发看手机笑得那么开心，原来早就找好下家了。这时电梯开门，他回过神，对面站着遛狗回来的黄阿姨，他微微垂下头，发现那只小老头狗都看出他面色不善，不再像平时那样往他脚上扑。

他蜷起来，往外走，想道歉，黄阿姨嫌弃地摇头，摆手让他快出去。他赶快出门，在心里给姬发又记上一笔——姬发……姬发，姬发！姬发这个死人，怎么又跑了？

他去站点丢了垃圾，走得太急，回来时差点甩飞拖鞋，地面的积水贴在脚心上，冻得他一激灵。他站在原地，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团不知什么时候塞进去的纸，展开，蹲下来擦了几下，但没擦干净。黑天好像在咫尺之内，悬在他后脑上，和累、烦、还有湿冷的空气一起，压得他站不起来。他又想抽烟了，他想认输，他拿姬发没有办法，他蹲在花坛边仰头吐气，想象自己正在吐烟圈：靠，姬发怎么还不回来？这漫长的一天怎么还不结束？

有车路过，他往前挪，前灯在草坪上把影子拉得很长。他顺着光影往前看，看见自己头上飘了个人影，像是姬发。

车很快开远，又是一片黑灯瞎火，他没反应过来，疑心自己低血糖犯了，是错觉。他站起来往前走，想起草坪对面是小孩玩的地方，姬发有时在那里带私教。他走近，秋千那果然有个人，横着骑在秋千上，挂绳间突出来一团羽绒服，像颗棉花糖。

“你出来怎么又不穿袜子？”姬发苦着脸看他走过来，从嘴里吐出一根棒棒糖。

那是他给小朋友准备的糖，殷郊想起他出门前摸的那一下，说不出话。

“我上周去医院开药，又遇到老闻了，”姬发慢慢说，“本来想上去打个招呼，结果他不认识我了。”

殷郊攥住了他脸前的挂绳。

“陪护说他两年前就确诊痴呆了，这个月突然恶化的。我知道以后……挺难受的，在医院坐了半天就走了，”姬发握住他的手，“我想老闻这么有本事的人，多厉害的律师，偏偏脑子病了，这个年纪，要受这种罪。”

“你因为这事一直没去开药？”殷郊把他的手甩开，“他本来就老糊涂了，当年给集团出庭辩护闹得晚节不保，都是他自己选的。他一辈子好吃好喝，痴呆了也有人伺候，你替他操什么心？”

“我总以为这么多年了，都已经走出来了，可是我又遇到你，想起小时候那些人和事……”姬发把糖咬碎，嚼得很响，“我想以前也有很多高兴的时候，和解是场面话，要真说跟过去一刀两断，我怎么舍得呢？”

“闻仲几年前给我妈上过坟，”殷郊借着手机的微光端详姬发，“我让他不要再来了，他跟殷寿见过面，身上有晦气。”

姬发一下没绷住：“你真跟他这么说的？”

“是啊，他脸都绿了。”

“你还当面说的？”

殷郊点点头，说闻仲在墓园门口走的时候被他逮个正着，说到这他也笑了，发现姬发好像也借着屏幕在看自己，他顿时想起他们明明还在吵架，脸顿时绷起来。

“我跟医生联系过了，明天去开处方，”姬发又搂起他的手，“我坐在这想，你说得对，我一向爱认死理，好高骛远，浑身小聪明，没真本事兜底，真遇上事就露怂，所以最烦他们来管我。老头还在的时候说我不改总有吃亏的一天，我不信，后来让他说着了，人死的死，走的走，大家都散了。”

姬发叠着他手指问：“现在没人管我了，怎么办？”

殷郊没好气道：“没人管就没人管，你粘着我手干嘛？”

“我害怕，我怕有一天你们都走远了，散了，就剩下我，孤零零的，”姬发扣紧他的手心，“你可怜可怜，就管一管我吧。”

“你多有本事，我哪管得住你？要是在以前，我就把你抓起来，找个空房子关着，看你还怎么折腾，”殷郊皱着鼻子说，“不缺钱的时候倒没想到这层，可惜了。”

他不像开玩笑，姬发一哆嗦，讪笑道：“金屋藏我，侵犯人身自由，这不好吧。”

殷郊皮笑肉不笑地把他从秋千上扯起来：“我看你就是太自由了。”

姬发螃蟹似的被他横着提出来，站在塑胶垫上，慢慢说：

“你说的我都知道。”

殷郊转过身，刚刚踩水的那只脚跟冻得都快没感觉了，他望向姬发，姬发的眼睛在晚上看着更黑了，姬发又在用那种眼神看他，像枯草烧光后剩下的最后一撮火苗，附在焦土上，也不知道怎么就是不熄。他鼻子有点酸，慢吞吞地伸出手：“我想回家睡觉。”

“知道归知道，全做到是有点难了，”姬发握着他的手跟他往回走，“一件一件来吧。”

## Chapter End Notes

有关多动症的描写，从殷郊视角来进行，正常人看病人就像一块石头油盐不进，因为这个病不是一件时髦的事，实际上非常损耗人际关系，所以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～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